

司马相如是大词赋家,年轻时好读书,当了个武骑常侍,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官位,伺候皇帝打猎,加上皇帝不好词赋,索然寡味,使他终日心情郁闷。一次,梁孝王来朝,他得以会见随行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非常高兴,一见如故,于是称病辞官,跟随他们到梁旅游,在孝王手下当了个专业作家。孝王去世后,他又回到成都,家贫无以为生。后与卓文君恋爱结婚,在闹市开一家酒店,夫妻当垆卖酒,勉强度日。

司马相如一生写了不少的赋文,他的赋文,局度的开张、词藻的瑰丽、气韵的跌宕、机趣的富涵,实在是很难得的,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难蜀父老赋》、《哀二世赋》……都是难得的妙文,深受当时朝野好评。同时他写赋文讲究锤字炼句,不轻易出手,有马迟枚速之称,故千金难买相如赋的评价,并非虚传。

司马相如名满天下,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仍然不脱离劳动,当他的普通老百姓,酿酒、卖酒,甚至穿着短裤衩,“保佣杂作”(和佣人们一起劳作),到江边打水洗各种器皿、酒具。他身体不是很好,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从未以大文豪、词赋名家自居而整天搞他的“专业创作”。

现在人们动辄讲“身价”,何为身价?我查阅了辞海,解释“身价”是“买人做奴隶的价格”,也是“赎身”的钱。宋以前,身价也叫身银或丁银,与现在所谓“身价”的含义大相径庭。现在的“身价”就是指人在社会的地位,地位高即是“有身价”,或谓之“身价”高,没有地位,“保佣杂作”者,就是没有“身价”,司马相如那个时候对“身价”的理解又与现在不同。

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华盛顿 DC 地铁站“L'Enfant”广场入口处演奏小提琴的 Joshua Bell,是当今最有名的小提琴家之一,身价不可谓不高,但他刻意在这个“陋巷”演奏了

四十五分钟。其间,成千上万的乘客经过这里,可是,只有七人真正停下来听他演奏。他演奏完毕,没有人鼓掌、喝彩,更没有人知道他就是 Joshua Bell。

这天,他一共赚了 32 美元。而他在这个地铁口演奏的是世界上最难演奏的巴赫·舒伯特以及拉曼努埃尔·玛利亚·庞塞和马斯涅的乐曲;所用的小提琴是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在 1713 年制作的,价值 350 万美元!而就在前两天,他在波士顿的歌剧院里演奏,门票上百美元,却一票难求!这些,在地铁站口的匆匆过客,竟浑然不知,认为他无非是一个卖艺的,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

这个故事说,每天有多少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与我们擦肩而过!在波士顿的歌剧院演奏和在地狱口“卖艺”,同是 Joshua Bell,身价却判若云泥。这就是当今“身价”的诠释:同样一瓶可乐,在便利店只卖三元,在五星级酒店的销售价却是十六元。

“身价”通俗的解释就是如此:毫无价值可言的世俗参照。由此而派生出高昂的、莫名其妙的“出场费”、“站台费”、“稿费”……

“千金难买相如赋”,这个标价,不是作者自己提出的,作者身居陋巷,环堵萧然,他是便利店的“饮料”。他无需考虑自己在社会的“身价”高下,高也干活,下也干活,给他标个八千万,他依然是卖酒,酒价高低才是他关心的。

颜回家贫居卑,孔子对他说:你何不去做官呢?做官有身价。颜回答: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蠶繅,郭内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可以自娱,所学夫子者,是以自乐也,回不士。回答得很干脆。

诗人、艺术家首先是劳动者,劳动中产生生动的诗句,优美的天籁,铸成诗的灵魂,修炼出伟大的人格,于是就成为诗人、艺术家。这个“身价”是无法匡算的,得感谢劳动,感谢土地,感谢太阳和河流,甚至苦难。

司马相如的『身价』

刘克定



边看边聊

风花雪月

高元兴

用这么多山制作阳刚,用这么多峰铸造威猛;还以莽原大川作背景,还以天瀑地流为音乐。

彩云之南的高原上充斥着雄魂伟魄。

这是何等瑰奇美,大宇宙赠与人类的一块独特风景,每一刻都燃烧着我的忘情和期待。

但今天,我却吟咏你的风花雪月。

不要说这仅仅是大理四绝——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

也不要说风花雪月的日子,会有忧愁和泪水来临。

下关风吹拂心灵的唯美,上关花飘逸爱情的芳馨,苍山雪洗涤人世的浮尘,洱海月映照灵魂的澄静。

在那么多的阳刚下,风花剪一朵温柔;

在那么多的威猛中,雪月吟一曲婉约。

怀念你的风花雪月,依恋你的柔美情怀。

呵,岁月苍茫,人生苦旅,真该有一段风花雪月,来自最柔软心灵。



层林尽染

(摄影)

沈丹锋

在北京,私人定制衣服,我尝到了甜头,回成都工作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朋友们没事爱泡茶馆,我呢,则利用休息时间设计时装,从采买衣料到设计,再到选裁缝,甚至选纽扣,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乐此不疲。有次逛成都新开街,无意间看到一年轻女子,穿了一条灰色灯芯绒萝卜裤,裤脚镶了一圈大红灯芯绒布,上身配一件麻花白毛衣,甚是别致好看,立刻来了兴致,更坚定了自我设计的路子。成都有不少这样的女子,有美术修养,年轻漂亮,喜爱打扮,小资品位。不去刻意结交,街头巷尾常常看到她们绰约的身姿。

我做衣服,历经四个阶段。最早设计制作花布裙,仗着年轻身材好、肤色白,有两条蓝、白底撒白兰花的中长收腰 A 字布裙,最显气质。姨妈夸赞说,这两条裙子素净、雅致,挺适合我。第二个阶段,做真丝乔其纱上衣。在德胜路一私人定制服装店,售卖好看的真丝乔其纱,根据我的设计,老板亲自为我定做了三件纱衣。纱衣有两层,外层是正料,里

了一道边,做工精致,要价才 160 元一件。这几件纱衣,惊艳了整个单位,那些主持人都纷纷向我打听购衣商店。第三个阶段,制作真丝花缎小褂子。长胖后,再也不敢穿纱衣,就选用挺括面料的花缎做衣服穿。这一做就是十多件。第四个阶段,做蕾丝花边衬衣。女装越来越凸显女性气质,前几年,市面开始流行蕾

私人定制

苑丛梅

丝,我也将蕾丝花边买了一大堆,还包括蕾丝衣领七八条,然后将买回的花布,根据感觉配上不同蕾丝边和蕾丝领,也收到了惊艳效果。办公室同事说,衣领和布料很搭,比要价上万的衣服都养眼。

其实,我自己定制的衣服并不太多,但件件都深思熟虑,思量颇久。每件衣服的花色都适合我肤色,款式都针对我身材扬长避短,还算时尚、合身。

打扮自己朝夕相处的居所。积攒的布料厚厚一叠,怎么办?不急,可以做桌布啊。

近年来,我网购回近百米桌布花边,制作了近 50 条桌布。这些桌布大小不一,颜色各异,不仅春夏秋冬四季常新。阳台一张凹凸不平的旧办公桌,经一张色泽鲜艳的大花布一罩,桌面再铺一层蕾丝细条小桌布,顿时显得异常精致美观。书橱堆不下的旧书杂志,有半米多高,堆在梳妆台旁,有碍观瞻。也不要紧,一张剩余的绿底红点的小花布,镶一圈白蕾丝,往杂志上一搭,就是一道小风景。还有用翠绿印寿字的织锦,做一对单人小沙发套子,摆在书房里,蓬荜生辉。

父亲卧室,选一张大花棉布做床单,两旁的书桌和圆桌,铺上底色相搭的素净小碎花桌布,整个卧室温馨可爱。我的卧室,一张白底褐色大圆点的床单,配以白底玫红小细花的被套,干干净净,美得我每夜不忍睡去。

有个名字叫“发小”

章慧敏

的容颜都变了改了,可是说起儿时的绰号以及一连串的糗事,真正是闲话一箩筐。我们说起“除四害”运动时,不知为什么麻雀成了一害,小孩们爬到三楼屋顶,不停地用木棍敲击洗脸盆,把搪瓷都敲碎了。那场面真是“壮观”,飞过的麻雀惶恐地在天上乱窜,飞累了就气绝地了。现在想来这不是作孽是什么?

我们说起“备战备荒”的年代,家家都有做砖头的任务。花园里的土被挖得坑坑洼洼的,可大家的劲头却是无比高涨,制砖释放出剩余精力,半大不小的我们乐意着呢。

4 号里的祥豹起身向大家招呼说,他是弄堂里的皮大王,一定做得罪长辈和同伴的错事,他要为自己的莽撞致歉。其实,弄堂里的“皮大王”多了去了,打架斗殴恶作剧肯定少不了,连“学霸”培伦都说当年他与伙伴在我家窗前疯玩,被我妈赶走的窘事。可是,谁还记得那些

“不作为”呢?我们一起相聚,一起怀旧就是对记忆的美化。如果怀旧的全是噩梦,还怀什么旧呀?

美好的事物就像串珠子似的串起了点点往事,越来越生动、具体了。小妹告诉我,当我穿上有三层裙摆的“塔夫绸”连衣裙时,弄堂里的女孩子们都眼热得很。小时候不懂“眼热”就是羡慕的同义词,但穿了新裙子,头上还戴了小皇冠的“公主照”至今还保存着。那时没有彩照这一说,父母特地请照相馆将照片放大,着色,可见他们对女儿是不惜工本的。

瑞琴还说我爹爹曾为她妈妈看过病。如果她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想到这么多年来瑞琴一家始终记得,她向我传递的是一份感恩,而我内心油然而生的是对她的感激……

聚会中,“欢乐 909”的合影拍了一张又一张,活得健康,活出精彩的期望全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继续寻找 909 弄的“发小”是群里布置的下一个任务。

是啊,“欢乐”是需要传递的,谁让我们是今生今世的“发小”。



看了别墅之后

秦廷模

爱人叫我开车去常熟支塘,载她与三个同事去另一同事家玩。支塘镇是个

熟悉的名称,它让我想起外公曾经在那里管理过的荣氏纺织厂,印象中这是抗日烽烟下长江边的一颗珍珠。同事家是一栋别墅,里面的家具、装修、摆设等都很到位,显得整洁大气又豪华瑰丽,不乏传统的文化气息,因为陈列物除了书画还有红木家具、黄花梨屏风和明清文物。另外,汽车房、洗衣间以及露台茶室一应俱全。小花园里花木茂盛,路径分明,一切让人钦羡叹服。

女主人兰心惠质、聪明能干,男主人沉稳矜持又敦品励学。按道理,说人品、才智和财富都有了,然而正像罗切斯特庄园里的秘密一样,花团锦簇的背后有着残酷的一面:这位男主人 30 年前投入商界后历经沧桑,

后来又自己开了公司,一番狼奔豕突之后落下隐疾,不得不靠夫人护理,尽管尚能上下楼梯,已不大外出,公司则交女儿打理了。

呜呼!世事多变,命运难测。贫困和富贵,健康和疾病都是生活,孰能分开和厘清?真是“繁华事散逐香空,流水无情草自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马林斯基剧院『自摆乌龙』

许朋乐

来到圣彼得堡,我们自然就想到被全世界欣然接受的这座城市的艺术名片——芭蕾。

芭蕾是俄罗斯的名片,这门踮着脚尖从华丽宫殿走出来的高雅艺术,是舞蹈之精华,是艺术之瑰宝。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这座 1860 年正式启用,以当时的皇后芳名冠名的剧院,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观赏芭蕾的神圣殿堂。这次圣彼得堡之旅,我们特地安排去马林斯基剧院欣赏世界顶尖的芭蕾舞。

这是一次无数人梦想的超级享受,可是因为行色匆匆,因为交通不畅,我们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作为游客,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梳妝打扮,以西装革履、盛装华服的派头出现,整个装扮与剧院的氛围格格不入,但工作人员没有另眼相待,依然笑脸相迎,在顺利地寄存了衣服和背包后,我们被引进电梯,直接送到五楼的观赏厅。

事后知道,这是专门为迟到者准备的。因为座位离舞台比较远,虽看不真切,但聚光灯映照下的身影和舞姿,伴随着熟悉的曼妙的乐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胡桃夹子》的优美和精彩。居高临下,这座上下五层、色彩柔和、光线优雅、造型独特的巨型建筑尽收眼底,那浓郁的艺术氛围,让人感到大声喘气都是一种亵渎。第一幕结束,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座下楼;因为旅行社和导游曾经反复叮嘱我们,我们只是买了一幕戏的票,只能在剧院待 40 分钟。谁知,我们来到地下一层衣帽储物间领取衣物时,一位长相英俊的“小鲜肉”当值服务员说啥也不让我们领,他一脸的茫然和焦灼,不住地用俄语对我们说着什么。我们不懂俄语,自然不明就里,也是一头雾水。看他那副较真的样子,有人甚至担心他是否要敲我们竹杠。幸亏同行的陈小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慢慢攀谈,终于搞清楚我们所持的票其实是全票票,这位热情的小伙子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只看了一幕就要退场。一场自摆乌龙的小插曲,让我们哭笑不得,心底里感谢这位小帅哥的细心和执着。

当开场的铃声再度响起时,我们堂而皇之地坐在一楼前排我们预订的位置上,当然一些诧异的目光也投向了我们的。我们旁若无人、赏心悦目近距离享受着优美舞姿所传递的神奇魅力,感觉好极了。这一场演出是名剧集锦,舞台上相继呈现了《卡门》《堂吉珂德》等片段,虽然我们很难用专业的理论去做任何评述,但演员的形体动作和舞蹈语言美到极致,牢牢地抓住了我们,震撼了我们。我们感叹他们的身材真像刀削斧砍似的,我们惊羡他们炫耀的技巧无可挑剔,一招一式准确到位,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似美酒醇醉醉人心田。为了奉献精美绝伦的技艺,演员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洒下了多少汗水?

马林斯基剧院度过的这一晚,终身难忘。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我们未能进入已经成为俄罗斯一景的老马林斯基剧院,无法亲身体验这个驰名数百年的老剧院的古朴典雅和辉煌精致,但是能坐在由普京剪彩的充盈现代气息、氩氙艺术氛围、彰显人文价值的刚落成的新马林斯基剧院(新老剧院隔河对峙,以桥廊相连)也别有一番滋味。它的气宇轩昂,它的高贵端庄,同样有着圣殿的品质。尽管我们一身便装,在一幅明艳的画面里似乎是一抹土色,然而当我们心旌摇曳,在一阵阵浪涛似的掌声中陶醉时,我们骤然也成了达官显贵。

走出马林斯基剧院,温湿的微风撩拨着我们的思绪,抬望眼,星汉灿烂,苍穹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漂浮的白云犹如轻盈的裙裾……



时尚